



有一株乡间的玉米叫父亲

■ 钱国宏

临近清明节,我听到春风里似玉米拔节时发出的声音,那声音雄浑而激越,回荡在田野辽阔的纹路里,使一个沉睡的季节从梦中苏醒过来,精神矍铄地走出冬眠。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老父亲,他像一株玉米一样沉淀在乡土的深处,静静地端详着我和返青的土地。

我该为我的农民父亲写一些必要的文字了,因为我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就是农民的血脉,脾气也染上了庄稼的性格,我站在父亲的姓氏里,像一株玉米一样在空阔承受阳光雨露,天庭饱满,地阔方圆。

人生天地之间,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玉米”来命名自己的,那需要一定的素质、境界和成就,而父亲是绝对有这个资格的!

春天刚一踏上北方的土地,喧腾的垄间就会出现一个佝偻的背影——父亲牵出犍牛,扶着一冬的耕牛,扶着刚刚擦亮的犁铧,在广袤的平原上,以大地为弦,弹奏着他的希望。那黑油油带着新鲜腥味的泥土,在他的趾缝间吱吱地钻来钻去;那酥酥酥的春风,从他微白的鬓边轻轻拂过。这时,父亲的唇边通常会像花儿一样绽放一些古老而亲切的村歌,他那苍老悠长的嗓音总让我觉得:在生活的舞台上,只有父亲和像父亲一样长年辛勤劳作的农人,才是乡土中纯正的歌者,也只有他们唇边绽放的歌谣,才蕴藏着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真谛!

炎热的夏季,整个乡村都快被蒸熟了!父亲给他的孩子们做好饭菜,便一个人扛着锄头,顶着硕大的太阳向他的工厂走去——田野里,所有的青苗都向父亲这样执着的农民垂头致敬!父亲的锄头在青苗间游刃有余。那是多年历练的结果,父亲像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一样有着娴熟的生存技巧——执着。他深深地懂得:家里,有着敬敬待哺的“黄嘴羔崽”,那渴望的眼神容不得他有一分钟的懈怠!父亲在青棵间时隐时现的身影,以及背上成片的泛白的汗渍,像敦煌壁画一样穿越风雨的剥蚀,在我的眼中拼成永久的

编者按 草长莺飞的季节,又迎来了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作为节日的清明则积淀有很多文化的内涵,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祭祀先人、慎终追远。清明之所以令人无限感怀,是因为它能使我们得以与最亲爱的故人相携,共享这无限春光。

图腾!

秋天到了,父亲显出了一年中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忙碌。秋收那几天,父亲总是睡不安稳,几乎每晚都起夜到院中看天——他的内心深处,很担心一场突如其来暴雨冲走一年的期冀与欣喜!父亲对即将采收的玉米做了最科学的安排:一些交“公粮”,一些自用,一些卖掉,给孩子们添件新衣服、买个新书包、换个二手的自行车。父亲就在这一片辉煌的畅想中下地了!他干得飞快,透着一股对农事的娴熟,对乡土的挚爱和对作物的尊重!玉米秆优雅地在他手中逐次倒下,像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而心满意足,傲然自得!

父亲在这几天中是不允许自己歇息的,他顶着一头的碎草屑,开始把他的孩子统统赶到场院前排兵布阵:剥玉米,搓玉米,晒穗子。托老天爷的福,整个秋天没有一滴雨,玉米都完好地收进粮仓。一粒粒金黄映照着父亲的脸,父亲抹一把脖间的汗,黧深的皱纹笑成了秋天怒放的菊花……

“紫陌乱嘶红叱拔,绿畴高映画秋千”,清明节快要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也很想知道父亲此刻在另一个世界里究竟过得如何。十多年前的春天,父亲孤独地去了另一个世界。从那以后,每逢清明节,全家人都会倔强地想起我的父亲,那个憨厚、纯朴、执着、坚韧、不善言辞而只知耕作的老农……

风暖暖地吹着,郊野一寸寸地绿着。此刻,透过这篇文字,我仿佛看到衰老的父亲正披着一件印满汗渍的黑褂子,坐在灿烂的春光里,眯着眼睛,凝神注视着脚下的田垄,享受着大自然所赋予的闲适,以及朴素的亲情带给他的暖暖的慰藉。这让我再一次想起我养我的乡村:空旷无垠的田野上,有一株成熟的玉米昂首站立,看护着脚下的土地——

那就是我的父亲,一位将生命时钉定格在八十有五的中国老农。

清明

■ 郑天华

“三月里是清明,柳条又发青,小蜜蜂儿,采花心儿哪,花枝儿乱动……”这是乡间秧歌《十二个月》中唱三月的一段儿,与“满阶杨柳绿如茵,画出清明三月天”“雨足郊原草木柔”“佳节清明桃李笑”等诗句一样,是对清明时节的生动描述。

清风徐来,大地明浩,杨柳依依,杂花生树。太阳到达黄经15度,交清明节气。

清明一词的含义是“天清气明”。《岁时百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是重要的祭祀节日,是在平民间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俗话说“清明到,儿尽孝”。清明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此时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是开始春耕春种的时节,在平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造林栽树,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清明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和时令节气合一的节日。

清明成为祭祀节日与寒食节有关,寒食节在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又称“冷节”“禁烟节”。古有“相传百五禁烟厨,红藕青团各祭先”的诗句,出自《吴门竹枝词》,其中说的“百五”,即冬至过后一百零五天的寒食。旧时寒食断火,含有除旧迎新的意思,古代取火不方便,一旦取得火种,便加以保护。到了寒食节,灭掉旧火,提取新火,以示除旧迎新。民间多在清明这天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因为春、火同属阳,柳枝在春天率先返青吐绿,也属阳,所以人们用柳枝点燃新火,即取顺应阳气的意思。由于清明和寒食日子接近,在平民间旧有“过了寒食过清明”“过了清明是寒食”和“清明寒食是一天”几种说法,积年累月,在平民俗中的清明与寒食已合二为一,寒食也成为在平民间对清明节的别称。

清明节,民间俗称“上坟的日子”。因此,扫墓祭祖是清明节的主要活动。在平民间有“冬到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添新土”之说。但在平民俗中的清明扫墓并非都在清明当天,而是自清明当天算起的三天里。一般是清明当天去上坟,去世未过三年的新坟。除家人外亲戚朋友也携带祭品回去祭奠。亲人去世已过三年的,在清明的第二天上坟,亲戚不再参加。而“老坟”多是第三天中午前去“上”。清明节还是在这一天组织革命烈士的日子,机关、团体、学校在这一天组织活动,到烈士陵园扫墓,祭奠先烈英灵,继承革命遗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民间还根据清明这天的天气对当年春季是否多风做出推断,俗语说“寒食到了坟头土,不刮不刮四十五”。根据清明时节麦苗的长势预测麦季的年景,有“寒食没老鸱,放心嚼疙瘩”的说法。意思是清明时节的麦苗只要能遮挡住落入麦田的乌鸦,麦子就定能丰收。这时,小麦正在拔节,浇水、施肥、划锄、治虫、防病等管理措施都要跟上。

在平民间在清明这天的饮食风俗是早晨吃煮鸡蛋,喝小米稀饭,中午吃小米干饭,喝菠菜汤。而且中午的菠菜汤和小米干饭要盛给牛、驴等牲口吃一点,以犒赏它们一年的辛劳,俗语说是“打一千、骂一万,等到寒食吃顿饭”。牛、驴等大牲畜在过去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运输、耕地、拉磨、碾磨等,为人们出了不少力,主人因此对其爱护有加,把它们当做哑巴朋友。

清明节这天,在平民间还有插柳、戴柳的风俗,这时的柳枝已舒苞吐芽,青翠可爱。人们在凌晨折柳,插于大门、屋门的门框两边,还插于梁上、窗上和磨房里。家庭主妇还用柳条抽打墙壁、灶间、席后、床下和一些昏处,一边抽打一边念念有词“一年一个清明节,柳条单打青柳蝎,白天不准门过,夜里不能把人蜇”。妇女们也要掐一小枝柳于发际,小孩们将柳枝编成圆圈,套戴于头上,甚至给狗脖子也戴上柳条圈儿,俗话说:“清明不戴柳,红颜变首乌”“清明不插柳,死了变黄狗”。人们认为插柳能接阳气,迎吉祥,避邪祟。农村的妇女为孩子折下嫩绿的柳条,拧下“离骨”的外皮做成柳笛,放在嘴里吹出各种音调,俗称“拧哨”“吹哨”。这种自制的柳哨能让农家的孩子快乐得意好些日子。

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因而民间有清明春游踏青的习惯。清明这天,好友相约为伴到郊外田间,漫步坡堤河岸或大道小路,看桃红柳绿,大地锦绣,或席地而坐,共进野餐,辞赋应答,舒胸襟,别有一番风味。

清明是庄重的,我们在祭拜的静默中回想祖先的恩德,更增持守祖先基业、传递民族香火的责任。清明是愉悦的,我们踏青原野,沐浴温暖的春风,让生命在自然中清新地跃动。清明亦是忙碌的,我们辛勤耕作,春洒遍地绿玉,才能秋收满坡黄金。有清明,就有希望。

白梅花儿开

——献给白晓卉

■ 秀水

那些鸟鸣哪里去了
那些绿叶哪里去了
那些花朵哪里去了
虎年之春,沦陷在一场罕见的倒春寒里
新冠病毒接连变异,伪装,隐身
随冷风南北流窜,四处作祟
金鱼的版图上,亮起一个又一个红色的疫情信号

一朵白梅在开,一直在开
迎着凛冽、凶险
迎着蔓延而来的疫戾之气
白晓卉,高唐小城走出来的好女儿
开得泼辣、果敢、无畏不惧

和佩戴皇冠的毒魔近距离交战
病毒身裹层层铠甲
白梅花汗湿白色的战袍
战北京,战新疆,战河南,战威海
哪里有召唤
哪里就有白梅的绽放

你在倒春寒将要溃退
真正的春天就要到来之前
倒下,花瓣飘散
多少人痛惜,心疼,流泪
白色海鸥哀鸣着,盘旋着
挽留那缓缓飞升的花魂

春天来了,你走了
面对这姹紫嫣红的春天
我说不出一句话
英雄、旗手、骄傲、致敬
对于亲人,对于家乡父老
这些词他们都不想要
只要你像白梅花一样——
鲜亮地开着,活着

故乡丧俗

■ 贾富彬

“我的什么”,不是与死者感情特别深的一般不会掉眼泪,正应了那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女亲戚的哭则比较复杂,不仅泪如小川,显得无比悲痛,而且哭时要加进很多定语,像“我的不该走的……”“我的受了罪的……”,能把死者的生前好处哭出大半,让人感觉死者的去世真的是全体亲戚和全村人民的一大损失。

最有意思的哭,是与死者没有亲戚关系的本村邻居和邻村的村民。乡里乡亲的,礼节性地来吊孝,一批接着一批,我听过无数次仍没有听清楚哭的是什么。后向村里长辈请教,才知道哭的是“我也来了——”(前三个字故意发音含糊不清,最后一个字拖很长的音),大概是对死者说:你要去天堂了,我也来给你送行,够意思了,以后晚上可别来吓我。还有一个原因,这么多人,特别是邻村的人,有许多是随大溜来的,搞不清和死者的辈分,也不想费劲去弄清楚辈分,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死者,有的甚至吊过孝了还不知死者是男是女,只好含含糊糊地一起哭“我也来了——”,自然是干打雷不下雨。

吊孝最考验人的是磕头。邻居和远亲好办,哭完后,拜一下,磕一个头就完事了。像死者的外甥、娘家侄子等要磕九个头,叫“九拜礼”——到丧棚下哭几分钟,先磕四个头,前进一步,拜一下,磕一个,站起来,后退一步,再磕四个。最隆重也是最麻烦的是死者的女婿,要磕二十四个头,叫“二十四拜礼”——前七后八中九拜,中间还要上香、敬酒。有人不懂,为了不至于在众人面前丢丑,提前练习一夜,第二天还有可能记不住磕错,前排人的屁股碰后排人的头是常有的事。容易磕错一是二十四拜礼过程繁琐,时间长,难记;二是有很多像我这样的观众站在旁边看热闹,磕头的人容易紧张;三是磕头时有乐队伴奏,听着优美动听的流行歌曲脑子容易走神。

为了显示丧事的规格隆重,一般都请人给死者扎纸牛、纸马、楼房、电视、冰箱、手机。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见过黑白电视,死后却有了

“彩电”,而且是大屏的,花花绿绿,非常好看。还要请来“响器班”来吹奏。农村乐手实在,吃了主家的饭,拿了人家的钱,吹唱起来格外卖力,专挑拿手流行的吹,一群人围着听,高兴处拍几下巴掌,还从没有听过吹哀乐的。

如果死的是男人,一般停放四天;如果是女人,则停放三天。如果死者有儿女在外地工作,还没有赶回来,也可以多停放几天,等死者儿女回来见最后一面。这期间亲戚朋友该来吊孝的都来了,出殡时只来一些关系比较近的亲戚。

出殡的前一天晚上,需要给死者“送路”——全家人扯着一块白布条幅,围着院子里的一张桌子转三圈,边转边说“某某,您走好。”然后来到村口,把桌子放下,再转三圈,对着墓地方向磕头,死者的灵魂就算认识去墓地的路了。死者生前的衣物也要在这个时候烧掉,烧掉了就说明送到阴间了。当年给父亲“送路”时,母亲要把父亲的拐杖烧掉,以便父亲到那边继续使用,不用再花钱买新的。弟媳如说父亲到那边腿就不残疾了,用不着拐杖,不用烧。两人拿不定主意,问我,我正悲伤着也做不出判断。村支书把几个村干部叫来,经过紧急磋商,决定让我父亲到那边不再偏瘫,拐杖就不用烧了。

出殡的时间在午后。“喊丧”的人高喊一声“前后上肩”,意思是把棺材抬起来。乡里破除迷信多年,让村民接受了火化,但火化后仍要把骨灰盒放进棺材里,按出殡仪式搞一遍,足见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死者的儿子(儿子多的由大儿子)听到“前后上肩”,立即将一个瓷盆摔在事先放在面前的砖上,碎片越多,后人财气越多。很多人养儿,就是等死后有人给“摔老盆”。没有儿子的,女儿不能摔,要让年龄最大的侄子摔。

棺材板很厚,加上放置棺材的“丧榆”,相当重,十六个年轻力壮的人轮流抬棺材,走几十米就要轮换。好不容易到了墓地,将棺材下葬,亲戚朋友再次磕头行礼,与逝去的亲人作

最后的告别。死者的后代从坟头四个角抓四把土,用孝衣包起来,回家后放在粮食缸里,预示着以后有好日子过。

2016年5月18日,88岁的大娘无疾而终,5月20日出殡。家里按照农村风俗请来了响器班子,我才发现已经上升为“文艺传媒”。从小在江苏昆山生活的堂哥赶到单县,哭了几声感觉累不想亲自哭了,就掏出400元钱请响器班的一男一女作为孝儿孝女替他哭丧。看出殡不怕事大的邻居们都来看热闹,很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几个小孩个矮,爬到墙头和树枝上看。堂哥和堂弟们暂时忘了悲痛,坐在遗像旁边最佳位置欣赏。我也不闲着,趁机抓拍了几张照片。

女的先上场,三十岁左右,身材容貌俱佳,头顶白布折成的“孝帽”,衬托得脸庞更加俏丽。她对着大娘的遗像哭了半个小时,至少叫了50个“娘”,一直泪流满面,声情并茂,被很多看热闹的邻居感动得红了眼,把我感动得摸着口袋里的两千块钱真想给她打赏。如果不是怕坏了村里规矩,担心在乡亲们面前炫富,真的就会当场给她二百块钱了。她这演唱实力,如果生在富裕家庭,有人指导包装,定能超过很多明星歌手。女的哭罢男的上,也哭了半个小时,声音嘶哑,表情很悲痛,感情也很真挚,只是没有眼泪。

大娘慈善善日,生前乐善好施,邻里和睦,一生吃苦耐劳,从无怨言。儿女包括我等侄子们都都很孝敬她,身后风光也超出村里以前去世的人。清明节回单县扫墓,弟弟和堂弟们除了给父亲烧纸钱外,都想给大娘多烧些纸钱,让她在那边想买啥就买啥,别再舍不得花钱。大娘去世三周年时,堂哥接“她”去了昆山——那是全国最富裕的县,我们不再担心大娘省吃俭用不舍得花钱了。这么多年过去,家里人、邻居和亲戚们还是时常提起她,大家都很怀念她。

